

「最後...放手一搏吧！捨棄所有防禦的正面進攻！鐵頭！」

「要論正面迎擊，我們這裡可是不惶多讓的哦——最後再一次，用暗影球收場！」

劈斬司令的鐵頭與對手的暗影球對撞後揚起沖天沙塵，黑哉緊張地屏息以待...雙拳緊握到指甲都陷進手心肉裡了，黑哉卻絲毫感受不到痛覺。

恍如過了一世紀，漫天的塵埃終於落地，伴隨著裁判宣告比賽結束的哨聲——

「劈斬司令失去戰鬥能力，由訓練家森下紅葉獲得勝利！」

最後的背水一戰以失敗告終，已經全力以赴的劈斬司令力竭倒在比賽場中央。

黑哉慌忙地跑到夥伴的身邊，小心翼翼地將他扶起。劈斬司令則是露出內疚的神情，似乎是為自己戰敗而感到自責。

「不要露出這樣的表情嘛！」黑哉對著劈斬司令展露笑顏，笑嘻嘻地安慰著說，「你已經盡全力，這是一場不留遺憾的精彩戰鬥喔！好好休息吧。」

隨後，黑哉將劈斬司令收回精靈球中，跑向對手與她致意。

「你的沙奈朵好強呀，正面對決的策略不太對呢。」黑哉不好意思地抓抓頭，對森下紅葉伸出手。「恭喜你獲勝了，下一場比賽要加油喔！」

「謝謝黑哉的指教！我也從你身上學到很多呢——尤其是開場時的氣勢與節奏把控，我會加油的！」森下紅葉與他的夥伴一同回應黑哉。

※

離開比賽場地，黑哉來到後台的選手休息室，一名少年正倚著牆邊、等待黑哉歸來。

少年正是黑哉的伴侶，硯琉，在黑哉比賽結束後很快地從觀眾席來到選手休息室等他。

「啊、硯琉...」黑哉又扯出一個笑臉，「你不是在觀眾席看比賽嗎？怎麼跑來這裡了？」

「.....」硯琉則是快步走向黑哉，並把黑哉緊緊抱進懷裡。

「咦？怎麼突然...？」黑哉對這突如其來的舉動感到手足無措。

「別說了，你現在笑得比哭還要難看。」硯琉悄聲在黑哉耳邊說著，「你很棒、你盡力了。」

僅僅是七個字簡短的話語，黑哉先是愣了幾秒，然後心中滿滿的不甘心頓時間湧了上來！

在寶可夢夥伴面前逞強的黑哉，此時豆大的眼淚一顆一顆掉落。經過了這麼長時間的努力、跨越了種種困難、取得了各個館主的認可，最終才踏上的這個舞台.....雖然面對強敵也是敗得心服口服，但說心中完全沒有不甘心絕對是騙人的。

黑哉就這樣在硯琉的懷中好好地哭了一場。

※

過了好一會兒，黑哉的情緒終於變得比較平穩。他羞澀地揉揉眼睛，畢竟這是他第一次在硯琉面前哭泣.....而且還哭得這麼痛快。

兩名少年回到了聯盟比賽的觀眾席，繼續觀賞其他訓練家的賽況。

「接下來...硯琉有什麼打算呢？」黑哉盯著賽場中央的比賽，像是隨口問問卻又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。

硯琉才正想開口回答，黑哉很快地又接著繼續說道。

「我突然好像可以理解爸爸們當初身為訓練家，同樣也是在聯盟結束後感到迷茫的心情了。」黑哉把視線從賽場轉向硯琉，「迷茫的爸爸們在一個契機之下走上保育家的道路，而我想以一個訓練家的身分繼續旅行，或許在未來我也可以遇到一個指引我的契機。」

突然黑哉變得欲言又止，扭捏又緩慢地對硯琉講出心裡話。

「雖然我知道這樣很任性...但、我希望接下來的旅途可以繼續有你在在我身邊。」

硯琉看著眼前與自己年紀相仿，好像變得有點成熟、又好像依然沒長大的少年，嘆嗟地笑了。

「什麼嘛，把氣氛搞得這麼鄭重，害我以為你要跟我求婚了。」硯琉笑著捏了捏黑哉的臉頰。「求、求婚...！不是啦！也不是不是啦...只是...呃...」黑哉的臉頰突然脹紅！慌亂地解釋著。

硯琉一個意外的輕吻，快速地落在黑哉的嘴上，成功地讓慌亂的黑哉安靜下來。

硯琉臉頰有些紅潤地笑了，畢竟他也是難得在這樣公開的場合親吻黑哉，心裡暗暗希望周圍觀眾的注意力都放在比賽場上。

「我想到一個好主意了！」硯琉靈機一動地彈了個響指，「我記得黑哉和我是分別住在不同的地區嘛，不如等新芽聯盟結束之後，你先和我回家見父母...呃、報平安，然後我們再一起去你的故鄉地區旅行吧！」

「這個主意不錯耶！」黑哉同樣興奮地握住硯琉的雙手上下揮動，「到時候也要帶硯琉回家看看我的爸爸們！他們一定也會喜歡你的！然後還要帶硯琉去好多有趣的地方！」

顯然黑哉的「見爸爸們」和硯琉的「見父母」不是同一個意思。
不過看黑哉恢復了以往充滿活力的模樣，硯琉總算是鬆了一口氣。

突然比賽場中傳來一陣巨響！黑哉和硯琉的注意力再度被拉回聯盟比賽之中。
此時此刻，與大家一起好好地享受觀賽的熱血與澎湃吧！